

駁

案

彙

編

山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祁縣民遼廣北傷任談成
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石麟疏稱緣遼廣與
任談成先後至歸化城范茂旺麵鋪傭工同
一炕任談成於夜深時按壓遼廣身上扭其兩
手強行鷄姦遼廣情急掙脫右手摸取炕邊案
板上刮麵小刀回手戳傷任談成右腿二處有
同室共睡之范精致驚覺告知店主范茂旺當
欲報官任談成認罪備酒服禮央求未報越十

日任談成自行碰于門框撞破原傷流血殞命
據報驗審供認前情不諱將遂廣依鬪毆殺人
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任談成抱住遂廣壓腿扭手強欲雞姦
以致遂廣不能掙扎希圖鬆手摸刀抵拒扎傷
任談成右腿其任談成欲行強姦之處不特同
宿之范精致與雇主范茂旺供詞鑿鑿卽任談
成亦自知有罪求免報官是遂廣因任談成強
姦不從情急抵拒一時扎傷似與鬪毆持刀殺

人者有間且右腿非致命處所逾十日後任議
成自行碰于門框撞破傷口血流殞命該撫將
逆廣依鬪殺律擬絞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
復加提訊之下似覺情可矜原但律例內並無
拒姦殺死姦夫作何治罪之條檢閱山西舊卷
曾有因強姦曖昧難憑俱照鬪毆殺律定擬是
以將逆廣擬抵實未允協茲奉部駁爰擬應將
逆廣改照鬪殺律絞候減一等杖流援

赦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遂廣改昭關毆殺人絞律
擬絞監候減一等擬流援

赦免罪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元年十
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訪拿事會有得烏程縣民閔三擲石擊傷胞兄閔廷公身死一案先據陞任浙江巡撫方觀承疏稱緣閔三娶妻倪氏向與胞兄閔廷公同居共爨素相和好乾隆十三年六月初二日五更時分閔三往田看秧倪氏出房赴側屋飼蠶詎閔廷公知弟外出乘倪氏獨處伺蠶頓起淫心裸露下體潛往樓抱求姦倪氏情極喊拒閔廷公撲抱愈力搭倪氏咽喉抓傷項頸左乳

并扯斷褲帶倪氏急欲掙脫又自磕傷太陽值
閔三歸家聞聲奔入驚見有人抱妻圖姦一時
忿激不暇詳視輒拾石塊擲打適閔廷公回顧
中傷左太陽倒地閔三攜燈照看始知卽係伊
兒閔廷公血流將斃詢問倪氏告知強姦情由
閔三隨往喚同門出入之閔廷貴至彼救治閔
廷公傷重旋卽殞命閔三畏罪懇求閔廷貴代
爲隱瞞担稱中暑急病身死買棺私殮在土工
陳錫公將屍棺擯至田間自行燒化經縣訪聞

拘犯研訊圖姦致死各情已據供認無異是閔
三之致死閔廷公實由伊兒淫亂滅倫該犯捕
姦怒擊所致並無別情惟是閔三所供拾石擲
去時並不知係胞兄等語臣親加研鞫因倪氏
出房伺聽將油燈蓋置于地上不甚明亮閔三
自田間家門井關閉聞伊妻聲喊奔入之時閔
廷公不知伊弟已回尚在掛抱閔三自外進屋
見一人抱在其妻止見背影並不知爲閔廷公
而閔廷公與倪氏素常亦無戲謔之事閔三倉

忙一擊不虞卽係其兄再四窮詰矢口不移至
屍棺雖已燒化骨殖現存並無毀棄查例載犯
時不知者以凡論又律載本夫於姦所獲姦登
時殺死者勿論又例載卑幼不得殺尊長犯則
依故殺律科罪又乾隆十三年七月刑部咨行
凡卑幼致死尊長事關服制應從本律者各按
本律定擬如情有可原止于案呈請叙明情節
不得聲明兩請等語今閱三擊死胞兄閔廷公
服制攸關應按本律定擬閔三除燒屍輕罪不

議外合依故殺胞兄律應凌遲處死等因具一
題經臣部等衙門查律載妻妾與人通姦而本夫
於姦所獲姦登時殺死者勿論又例載卑幼不
得殺尊長犯則依故殺律科罪又律載本應罪
重而犯時不知者以凡論各等語今此案閔廷
公係閔三胞兄閔三于五更時赴田看秧伊妻
倪氏起而伺竊閔廷公見氏獨處頓萌淫念輒
裸露下體摟抱圖姦倪氏不從拒喊適閔三回
歸聽聞趨救見其妻被人摟抱求姦一時忿激

情迫倉惶又值燈遠昏暗不暇詳視未曾認係
伊兄拾石擲毆致將閔廷公誤傷殞命細閱案
情閔廷公之強姦弟婦已于內亂之條閔三面
歸驚覓忿激之際惟知獲姦實不知爲伊兄按
其情節實係犯時不知自未便遽依卑幼不得
殺尊長之例問擬乃該撫旣將閔三犯時不知
爲兄情形聲叙于前又將該犯照故殺胞兄律
擬凌遲于後情罪不符事關寸磔不便率結應
令該撫再行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

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閔三實因白田歸家驚
見有人抱妻圖姦燈遠昏暗不暇詳視一時忿
激拾石擲打不虞卽係其兄以致誤傷殞命查
律載本夫於姦所獲姦登時殺死者勿論又律
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以凡論今閔三因
捕姦而誤傷胞兄實係犯時不知應照律勿論
其燒化屍棺原圖便于掩埋骨殖現存並非殘
毀可比但匿不報官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閔
廷貴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以凡論
凡人姦所獲姦時殺死者勿論又律載毀棄
總麻以上尊長死屍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閔
三因伊兄閔廷公拉姦伊妻伊自外至突開伊
妻喊叫伊從拉姦之人背後用石一擊致斃按
律定擬自屬犯時不知乃毆死之後知其是兄
竟敢希圖滅跡用火燒化似未便照該撫止將
匿不報官擬杖完結惟是火化掩埋究與毀棄
有間且伊兄已于內亂罪在不宥閔三應照毀

棄總麻以上尊長死屍斬律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等因乾隆十五年
五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貴州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發川縣民呂明善因姦殺
死呂明弼一案先據貴州巡撫周人驥疏稱緣
呂明弼本係謝姓爲呂明善堂伯抱養爲兒娶
妻盧氏因不務正業被伊伯逐出借住伊岳家
因竊牛經縣獲究追賊呂明善聞知前往探望
見盧氏乏食送米一斗盧氏心感留住呂明善
入室與盧氏調戲成姦留住四日而歸迨呂明
弼釋回卽托呂明善代爲覓地呂明善告以伊

姊夫陳天鳳家有空房地土佃種可以度日呂
明弼隨同妻盧氏並兩女偕往呂明善在途與
盧氏嬉笑呂明弼窺覺防範甚嚴呂明善因慮
將來難續舊好乘盧氏母女落後頓起殺機誘
令呂明弼坐地打火吃烟呂明善知其包袱內
帶有小刀竊具開包取出假意丟棄手執小刀
佯爲規勸呂明弼上前欲奪呂明善卽刀戳呂
明弼心坎倒地盧氏母女聞喊趕至呂明弼移
時殞命盧氏母女悲啼呂明善持刀嚇止移屍

棄溝盧氏當將兇刀檢藏呂明善押令盧氏毋
女至陳天鳳家同住盧氏慮其兇惡不敢聲張
一聞鄉約走至卽哭訴前情交出兇刀鄉約等
立將呂明善拿獲解縣訊供不諱將呂明善依
姦夫起意殺死親夫例擬斬立決盧氏依軍民
相姦例擬以枷杖等因具題查律載妻妾因姦
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斬候姦夫自
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又例載姦夫同
謀殺死親夫係姦夫起意者將姦夫擬斬立決

等語创意蓋因姦夫起意復與姦婦同謀既殺其夫于非命又陷姦婦于極刑故特嚴斬決之條以儆淫兇至姦夫自殺其夫姦婦並未與謀者姦夫仍擬斬候定例昭然斷難牽混今呂明善與呂明弼之妻盧氏通姦殺死本夫一案查該犯因呂明弼窺破姦情防閑嚴密恐難續好乘呂明弼遷居之隙在途殺害盧氏同行落後並不知情是該犯獨自造意姦婦實未同謀該撫將姦夫呂明善照依同謀造意律擬以斬決

殊未允協至盧氏雖不知情然本夫之被殺究
係因姦所致自應按律問擬卽云盧氏檢藏兇
刀以冀報復一經鄉約訪查卽哭訴前情尚有
不忍致死其夫之心止應援例聲敘乃牽引姦
夫拒捕殺死本夫姦婦事後首告止科姦罪之
例定擬亦未允當種種情罪未符碍難率覆應
令該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
後續據該撫疏稱將呂明善改依姦夫謀殺親
夫復將姦婦拐逃爲妻妾例擬斬立決盧氏改

依姦婦雖不知情亦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呂明善改依姦夫殺死親夫之後復將姦婦拐逃爲妻妾例擬斬立決盧氏改依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例擬絞監候等因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題二十日奉

旨呂明善著卽處斬盧氏本不知情見夫被殺當卽哭喊因迫于兇悍勉強隱忍密藏兇刀一聞鄉約訪查卽交出兇刀將呂明善拿獲以雪夫冤實有

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
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查明稟究事會看得中牟縣民秦珩活埋
伊妾完氏身死一案先據河南巡撫胡寶琮疏
稱緣秦珩年老乏嗣於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內
憑媒價買完氏爲妾二十五年正月內有中牟
縣屬民人戴進才雇與秦珩家傭工議定一年
工價錢二千三百文未立文券挈同母妻卽借
秦珩空房居住四月初十日晚戴進才因向完
氏討取鎖鑰遂卽調戲成姦十三日又復乘空

宣淫秦珩均未知覺嗣因互相談笑當被戴進才之妻張氏窺破向夫盤問戴進才告知通姦情由張氏將夫數責而止至四月二十四日完氏與張氏角口張氏卽將與夫通姦之事揭出適被秦珩聞知欲將完氏責毆完氏躲避卽將戴進才夫婦逐出次日戴進才復赴秦珩家接回伊母秦珩窺見觸起前忿復將完氏毆打未中完氏跑至秦珩堂弟秦珠家央其勸解秦珠詢知責毆情由惡其敗壞門風亦卽抱忿隨至

秦珩家內詢其何不管教秦珩愧忿交加起意
致死聲言令其自盡秦珠卽以死亦不屈回答
秦珩遂喚完氏回房擦給麻繩將門外扣令其
自縊并令秦珠幫同督人刨坑掩埋秦珠應允
一同赴地喚令佃戶吳進才往豆地內刨坑吳
進才查問秦珠請以完氏身死回答吳進才攜
帶鉄鏟偕同秦珠往刨秦珩回家吳進才以完
氏無病身死復向秦珠盤問秦珠遂以完氏與
戴進才通姦自縊混覆吳進才聽從刨掘秦珠

亦卽轉回遂與秦珩偕至完氏房內見完氏仍
坐在床前未自盡秦珩輒欲活埋卽用拳毆完
氏左額角倒于床上捉其兩手囑令秦珠取繩
捆縛商同活埋並令秦珠先赴坑所看視時有
秦珩短雇工人吳存白地而同秦珩卽喚吳存
幫同擡送吳存殂于主命隨將完氏攙扶秦珩
背上自行擡脚行至中途完氏出言詈罵秦珩
撩地復用拳毆完氏脊背脚踢左膀吳存勸止
仍卽幫扶擡至坑所吳進才聽聞完氏喧聲見

係活埋當卽趨避吳在畏懼亦卽躲避完氏見坑復將秦珩叫罵秦珩卽與秦珠將完氏撩入坑內封土掩埋當經地方查明報縣驗詳飭審研訊該犯等供認不諱將秦珠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戴進才依雇工人姦家長妾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秦珩依夫毆妾至死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吳存聽從秦珩幫同擡赴坑所雖未與謀亦未加功掩埋但旣知謀害並不救阻殊屬不合請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杖

一百流三千里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吳
進才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毆妾減毆妻罪二等至死者杖一
百徒三年又例載聞姦數日殺死姦婦姦夫到
官供認不諱確有實據者將本天照已就拘執
而擅殺律擬徒又例載本夫有服親屬皆許捉
姦如有殺死姦婦者若非登時以鬪殺論各等
語蓋以姦淫有傷風化而殺死實由義忿故律
例于殺姦一項特立專條止科擅殺之罪不照

尋常謀故問擬今秦珩因妾完氏與雇工戴進才通姦商同大功服弟秦珠將完氏活埋身死既據該撫審明供證確鑿則秦珩依聞姦殺妻木例減罪二等定擬自有正條秦珠依本夫有服親屬例得捉姦其聽從幫縛依例以鬪殺論秦珩既坐以聞姦殺妾之罪則秦珠應照其毆下手之餘人科斷乃該撫將秦珩秦珠俱依尋常謀故本律定擬而置殺姦之正例于不問情罪不符至吳存一犯既據該撫聲明並未與謀

亦未加功掩埋則自有知人謀害他人不卽救
阻本律乃謂並無正條比照謀殺不加功之律
量請減等擬徒亦與律例未協應令該撫再行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總督
管理河南巡撫吳達善疏稱此案完氏與雇工
戴進才通姦前經逐一審明不特衆供確鑿卽
姦夫戴進才亦直認不諱鑿實起于通姦秦珩
之起意活埋秦珠之幫同下手均由義忿所激
實與尋常謀故不同誠如部駁前擬率多未協

應遵駁改正除戴進才係秦珩雇工雖未立在
文券已經議定年限仍照原擬依雇工人姦家
長妾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吳進才依知人謀害
不卽阻當救護及事後不首告律杖一百毋庸
更擬外將秦珩依例改擬杖徒秦珠吳存均改
擬杖罪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秦珩合依聞姦數日殺死
姦婦姦夫到官供認不諱確有實據者將本夫
照已就拘執而擅殺擬徒毆妾滅毆妻罪二等

例杖八十徒二年至配所折責三十板該撫既稱秦珩係秦珩大功服弟例得捉姦其幫同下手應依共毆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吳存聽從秦珩擡赴坑所並未與謀亦未加功同埋應依知人謀害不卽阻當救護及被害之後不卽首告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再原疏內稱戴進才係秦珩雇工雖未立有文券但已議定年限應以雇工人論該犯與家長之妾通姦合依雇工人姦家長妻女者斬妾各減一等律應減

斬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吳進才雖曾刨坑初不知係活埋迨臨時知覺畏懼奔避合依同行知有謀害不卽阻當救護及被害之後不首告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具報事會看得寧鄉縣郭於梅謀殺廖世友身死一案先據湖南巡撫馮鈐疏稱緣郭於梅與廖世友均係安化縣民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郭於梅雇廖世友在家傭工議定每月工銀五錢未立文券五月初六日早郭於梅出外行醫伊妻楊氏甫及下床廖世友入房調戲經氏詈罵逸出楊氏旋白伊夫次日郭於梅卽往告廖世友之叔廖雨一廖廷爵答以伊

姪強橫不能管束爲詞郭於梅當欲辭逐廖世友不肯他往仍行挨住郭於梅意欲投鳴保鄰報官責逐又恐懷恨報復隱忍而止是月二十一日廖世友在山種穀楊氏因各居夫兄郭於松亦在山工作遂送飯至彼詎郭於松因事他往廖世友見山僻無人頓起淫念將氏拉至山坳按倒在地裂補強姦楊氏掙喊不從廖世友用言嚇禁楊氏力難掙脫遂被姦污楊氏歸家向夫哭訴孰於梅氣忿莫釋頓起殺機假言有

鬪顏面囁劣聲張至晚廖世友散工歸家郭於
梅因在家難以下手佯爲不知至二十四日郭
於梅誘令廖世友同往寧鄉縣黃村市地方買
鹽計圖乘便致死二十五日買鹽四包路過佃
戶朱顯宗家因天晚不能回去卽在朱顯宗家
住宿次日雨大難行午後雨止朱顯宗往山後
放牛廖世友在塘釣魚一尾邀郭於梅赴店沽
飲郭於梅欲乘醉下手假爲應允並令飲後往
山同挖草藥廖世友隨於朱顯宗家攜取鋤頭

郭於梅亦順帶尖刀同至塘邊破魚攜至李姓
酒店飲畢郭於梅見廖世友已醉卽令攜鋤並
自帶尖刀同赴朱顯宗對門山內廖世友低頭
空藥郭於梅四顧無人卽持刀在廖世友背後
連砍髮際腦後廖世友轉身舉鋤回毆郭於梅
前奔廖世友追至朱顯宗門首因醉後受傷立
脚不住跌地嚷喊郭於梅回轉復助刀亂砍致
傷廖世友顙門項頸脊背後肋左右臂膊等處
立時殞命時郭於梅亦因力乏跌到朱顯宗在

出東聞聲趨回見廖世友已死郭於梅倒地認
明鋤頭尖刀俱係伊家之物遂扭住郭於梅報
縣審供不諱查廖世友強姦郭於梅之妻雖係
有罪之人但不告官究治蓄謀斃命應仍以謀
殺科斷將郭於梅依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一題查例載姦夫已離姦所本夫登時逐至門外殺
之止依不應若非登時依不拒捕而殺又律載
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各等語蓋獲姦
既非登時而立意必欲致死法懲擅殺所以擬

以絞抵此殺姦擬抵之正例况殺死強姦之犯則尤難律以別條此案廖世友係郭於梅遠房姨甥現雇工作先曾調戲郭於梅之妻楊氏投經伊叔廖雨一等均以廖世友強悍不能約束後楊氏赴山送飯廖世友復以山僻無人輒將楊氏拉按倒地裂褲強姦楊氏喊掙不脫致被姦汚氏歸哭訴郭於梅氣忿莫釋又懼廖世友兇橫難敵隨誘買鹽外出乘其飲醉邀往宅藥用刀砍斃廖世友強姦已成本係罪應續首之

人郭於梅激於義忿誘砍致死雖其殺非登時
死出有意與別項謀殺人之案自有區別乃該
撫將郭於梅舍其擅殺之例而照謀殺凡人律
擬罪於情法未爲允協應令該撫詳繹律文另
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
撫疏稱查廖世友強姦楊氏已成實屬罪應纒
首之人郭於梅因廖世友兇悍難制設謀致斃
其意在於殺姦義忿所激誘砍致死雖殺非登
時自應照不拒捕而擅殺之例利斷誠如部駁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郭於梅合依姦夫已離姦
所本夫殺非登時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
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
因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旨郭於梅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三

未便與謀殺凡人一律問擬將郭於梅改依罪
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郭於梅合依姦夫已離姦
所本夫殺非登時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
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
因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旨郭於梅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鄆城縣民顧三穩扎傷段考身死一案先據山東巡撫阿爾泰疏稱緣顧三穩與段考同庄居住素好無嫌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段考曾借顧三穩大錢四百文二十三年三月又借顧三穩大錢二百五十文均未清還是年七月底顧三穩在地力作段考亦在已地收割高糧伊妻陸氏前往送飯顧三穩見其少艾起意圖姦於陸氏去後伴問段考索討

前欠段考懇其寬緩顧三穩因與段考素相戲謔卽以與陸氏睡宿抵欠之語向其探問段考允從約於是晚令顧三穩冒伊往姦更餘時分段考將顧三穩引至伊妻房外陸氏已在睡鄉顧三穩推門入室上床行姦陸氏驚醒誤認爲夫詢其因何不看守高娘顧三穩未敢回言卽姦畢而出陸氏懷疑次早向夫問知實情含羞隱忍八月內顧三穩復令段考引至陸氏房內陸氏畏耻不允段考拉令陸氏與顧三穩同寢

迨後顧三穩時往姦宿不計其次給過陸氏絲
帶耳墜等物並陸續給與段考錢文段考又於
二十四年十二月向庄隣童三驢借錢童三驢
因聞顧三穩與陸氏來往遂與段考言明亦欲
往姦陸氏段考依允童三驢給與大錢二百文
段考卽于是夜引童三驢至家與陸氏成姦二
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童三驢復往姦宿經顧三
穩聞知心懷妬忌曾囑段考勿令童三驢往來
段考佯爲允諾嗣于二月二十日晚顧三穩至

段考家叫門適童三驢在內段考用言回覆顧三穩嚇稱往告伊祖隨即回家童三驢以顧三穩故意往鬧聲言令其防備段考告知顧三穩顧三穩不敢輕至某家迨三月十八日顧三穩在井汲水遇見段考復思與陸氏續好商之段考段考當即應允顧三穩於是夜三更時分前往叩門段考與陸氏俱已就寢段考裸體開門放進顧三穩解帶上床抱氏求歡陸氏嫌其粗暴又曾向顧三穩索布不給轉身向內托辭惟

拒顧三穩見其情意疎淡遂以陸氏另招姦夫
將伊冷看當加斥責陸氏回言抵忤顧三穩下
床拔取隨帶小刀左手按住氏身右手擎刀嚇
稱欲殺冀其順從段考惟恐伊妻被殺上前幫
護一手拉住顧三穩右胳膊一手向其奪刀顧
三穩囑令鬆放段考不理顧三穩執持刀柄隨
手掙扎欲圖摔脫失手扎傷段考心坎倒地陸
氏起而奪刀亦被顧三穩劃傷左手指摔倒開
門而逸陸氏當經喊起伊夫繼祖段玉等查視

告知情由延至次日午後段考因傷殞命報縣
緝獲顧三穩研訊供認不諱查段考縱令伊妻
與顧三穩童三驢先後通姦人所共知是夜顧
三穩因陸氏反顏不理持刀嚇殺欲其順從段
考護妻奪刀致被扎傷身死事屬鬪毆將顧三
穩依律擬絞監候童三驢等擬杖等因具題查
顧三穩與陸氏通姦雖係段考縱容所致但陸
氏與童三驢姦好之後顧三穩復至其家欲續
舊好陸氏抗拒顧三穩持刀逼嚇聲言欲殺已

不得謂無罪之人段考恐妻被殺上前幫護奪
刀卽被顧三穩扎傷心坎直長一寸七分深透
內越日殞命淫惡已極自應比附罪人拒捕之
條今該撫將顧三穩僅照鬪毆殺人律擬以絞
候與律不符事關斬絞罪名未便牽結應令該
撫再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
後續據該撫阿爾泰疏稱查顧三穩與陸氏通
姦雖係本夫段考縱容追復至其家欲續舊
好因陸氏推拒該犯輒持刀逼嚇聲言欲殺誠

如部駁不得謂無罪之人段考恐妻被殺上前
奪刀卽被顧三穩扎傷心坎越日殞命與罪人
拒捕殺人者無異將顧三穩改照犯罪拒捕殺
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顧三穩應照犯罪拒捕殺
所捕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
疏稱童三驢段陸氏仍照原擬依縱容妻妾與
人通姦姦夫姦婦各杖九十律分別折責的決
歸宗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二十

七年六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旨顧三穩依擬應所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起爲父死不明事會看得南宮縣民鮑成起用
刀砍斃李天錫一案先據直隸總督方觀承疏
稱緣鮑成起與李天錫同村居住李天錫佃種
鮑成起族兄鮑鐸地畝乾隆二十四年七月間
鮑成起年僅十六赴地經過適李天錫亦在地
見鮑成起年幼四顧無人輒萌淫念將鮑成起
胎膊拉住按地雞姦鮑成起不從喊罵李天錫
卽拔身佩小刀嚇逼鮑成起年幼力怯致被姦

汚斯時鮑成起哭泣聲言回家告知父母李天
錫復以知敢告知定行殺害之語嚇禁而散鮑
成起含淚回家伊母見其雙目發紅隨即查問
鮑成起恐醜聲外揚并畏李天錫兇橫隱忍未
言托詞遮飾二十五年二月內鮑成起在開河
村妻家內附學李天錫邪念不息時赴鮑成
起學中托詞往喚鮑成起躲避不見至二十六
年七月初八日鮑成起因考期已屆攜帶詩文
進城送與伊祖評閱回家時已薄暮行至村外

適遇李天錫見而攔邀仍欲行姦鮑成起觸起
前恨頓萌殺機隨詭稱是晚同至看瓜窩舖行
姦李天錫信以爲實相訂廟前等候鮑成起回
家密帶菜刀藏于褲腰之內行至廟前偕同李
天錫走出村南里許鮑成起托言小解李天錫
卽在道旁蹲候鮑成起轉至李天錫背後並作
小解形狀隨手取出菜刀乘其不備砍傷李天
錫腦後倒地鮑成起復又用刀連毆致傷李天
錫左腮腴耳竅耳根口角額頰肩甲臂膊等處

并用刀背疊毆其頂心偏左見已氣絕又用刀
割其莖物捺于屍旁攜刀回家將血衣兜刀拭
洗藏于炕洞之內次早仍赴學館旋經屍子李
方查知伊父被殺鳴同地方報縣差緝鮑成起
之父鮑象珩聽聞人言是晚李天錫曾同鮑成
起在村外行走因而心疑隨赴學館向伊子盤
問鮑成起哭訴前情一同赴縣投首屢審供認
不諱查鮑成起謀殺李天錫釀起拒姦且經伊
父盤問卽盡吐實情隨同投首到官例得免其

所因之罪將鮑成起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故殺者亦斬監候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絞監候又各例載損傷于人不准自首因犯殺傷于人而自首者得免其所因之罪仍從本殺傷法各等語是名例所稱免其所因者乃免其所因之重罪而科其本殺傷之輕罪若謀殺故殺同一斬候本無輕重之分至或因拒盜而殺在死者已屬罪

人又自有擅殺之條更無免其所因拒姦之罪而反科其故殺者此案鮑成起因先被李天錫欺其幼弱強行姦污畏其兇橫隱忍追後復被撞遇攔邀行姦鮑成起觸起前恨頓萌殺機詭稱是晚前往同宿遂回家密帶菜刀同行乘其不備將李天錫登毆致斃如果鮑成起被姦懷恨證據確鑿則李天錫實爲淫惡兇暴之罪人不得與尋常謀殺人同論如謂姦情曖昧不得僅據一面之詞曲爲寬宥則鮑成起藏刀殺害

實已預謀諸心雖經伊父盤問隨同投首仍當
依本殺傷法以謀殺造意律科斷乃該督既稱
該犯釁起拒姦復以隨同投首謂得免其所因
之罪擬以故殺與例不符應令該督再行研審
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督疏稱查姦情無分男女爲名節所關
犯姦釁命原不得以尋常謀故殺人者並論今
已死李夫錫始則欺鮑成起幼弱強行姦姦已
罪應纒首乃猶不知悔改截路求姦以致鮑成

起恨極殺害查李天錫素行淫惡地鄰王若會等供情確鑿屍子李万先後供詞無異不特鮑成起初被姦汚哭泣歸家李天錫尾隨于後有在地割草之史王文曾經目擊並告知陳顯王若會質證已明鮑成起是日回家雙目哭紅又經伊母查詢屬實均足爲被姦柄據且鮑成起與李天錫素無別仇既經砍斃又割其莖物細查供詞詳核情節其爲因姦報復殊無疑義雖殺非姦所登時而其起釁根源實由于被姦氣

忿所致李夫錫本係有罪之人自應遵改擬
將鮑成起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鮑成起合依罪人不拒捕
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殺首絞監候律應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題二十日奉

旨鮑成起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西

起爲報明事曾有得安義縣民范人傑因姦謀
勒涂士水身死一案先據江西巡撫吳紹詩疏
稱范人傑向賣茶酒生理涂士水籍隸靖安往
來經過沽酒借宿乾隆二十七年五月涂士水
至范人傑家借宿適范人傑駕船外出遂與范
人傑之妻張氏調戲成姦范人傑並不知情後
涂士水他往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內回家六月
十八日涂士水路過范人傑門首進內借宿范

人傑留在堂屋住宿因連日風雨二十日余士
水又染患痢疾未能起行范人傑以其卧歇堂
前不便將涂土水安頓猪欄旁簷房地鋪睡宿
二十三日范人傑偕繼子范廣保往田工作張
氏前情未斷至簷屋看視涂土水復與行姦當
給張氏錢三十文涂土水姦後小腹疼痛令張
氏坐地揉摸適范人傑回取鋤頭推門撞見掌
批張氏腮脰詢出姦情卽欲投報隣保送究因
張氏跪求聲言尋死范人傑慮醜聲外揚遂爾

隱忍令涂士水速去涂士水因病不允范人儼
連日催逼涂士水反肆辱罵並稱放火燒屋
爲盜扳害范人儼氣忿起意致死與妻張氏商
允七月初八日涂士水病勢沉重難以起立是
夜三更范人儼探知涂士水睡熟尋取棕繩喚
令張氏同往幫勒張氏因幼孩啼哭懷抱在手
聲懼不能相幫范人儼遂自用繩從涂士水枕
下穿過於咽喉上繞成活套將繩一頭縛於猪
欄柱上一頭手執用力狠勒涂士水被勒氣閉

當卽殞命將范人傑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張氏擬以杖流分別決責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經

臣部查例載姦夫已離姦所本夫殺非

登時依不拒捕而殺又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殺以鬪殺論各等語推原例意以殺姦實出義忿故止科其擅殺之罪而不坐以謀故之條此案據該撫疏稱范人傑因涂士水與伊妻張氏通姦該犯先不知情嗣經撞獲詢悉姦情卽欲投保送官張氏跪求隱忍遂令涂士水速去復破

恃強辱罵心懷忿恨商固張氏繩勒斃命等語
核其情節並非別有起衅根由是涂士水與張
氏通姦卽屬確鑿涂士水原係有罪之人范人
傑旣非知情縱容其商謀致死究由義忿所激
原情定法自有擅殺罪人本條如謂姦情未確
范人傑之聞姦殺命僅係一面之詞不足憑信
卽應另行根究致死實情以成信讞乃該撫旣
稱通姦屬實而又援照謀殺人律擬斬殊未允
協行令再加詳審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提卷研訊范人傑
堅供實因涂士水與伊妻張氏通姦反被恃強
辱罵因而忿恨起意致死嚴寃並無別項圖謀
亦無男有起衅致死根由查涂士水與張氏通
姦原係有罪之人范人傑既非知情縱容其與
妻商謀勒死實由義忿所激與姦夫已離姦所
本夫殺非登時依不拒捕而殺之例相符前將
范人傑照謀殺律擬以斬候誠未允協范人傑
應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

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范人傑合依罪人不拒捕
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等因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題二
十日奉

旨范人傑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詳請咨部等事會有得天長縣民陸之禮
疑姦撫勒伊妻梁氏身死一案先據原任安慶
巡撫馮鈐咨稱緣陸之禮父母早故相依姑母
虞陸氏撫養成人娶妻梁氏式好無嫌陸氏之
子虞永年甫十五素與梁氏戲謔乾隆三十二
年八月三十日虞永復與梁氏戲謔陸之禮在
外聽聞嗔斥爭論經陸氏將虞永斥責而止九
月初一日陸氏因陸之禮與子虞永吵鬧成嫌

遂欲算給工價令其遷居初三日陸之禮往石梁地方覓租房屋於初八日回歸見梁氏在田割稻復赴陸氏之壻潘昆家索算工錢以爲遷居之費潘昆留食晚飯陸之禮更餘回家行至門外聽聞虞永在內呼妻爲肉大娘又見梁氏戲毆虞永之肩虞永還毆梁氏胸膛陸之禮疑爲摸乳調戲當將虞永喝罵虞永回言歸家陸之禮踵至虞永家理論又經陸氏勸回陸之禮心疑梁氏與虞永有姦卽將梁氏辱罵梁氏在

外哭罵復經虞陸氏同鄰人尚文正等勸止各
歸就寢梁氏哭罵不休陸之禮趕出欲毆梁氏
奔避陸之禮持取草叉戳傷梁氏左右腿肚并
用叉柄毆傷梁氏左胳膊梁氏哭罵陸之禮氣
忿復向梁氏追究姦情梁氏蹬地哭罵陸之禮
愈加氣忿隨取場上草繩雙股作扣從梁氏背
後套其頸項轉身背負石肩拖至虞永門口欲
與虞永對質詎梁氏被勒氣閉旋即殞命報縣
驗詳飭審廳據該縣審擬將陸之禮比照非姦

所獲姦聞姦殺死姦婦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
擬徒虞永照不應重律擬杖收贖按季彙冊咨
部經臣部以梁氏與虞永若果有通姦情事以
致陸之禮將妻致死虞永自當與陸之禮一例
擬徒若虞永與梁氏素無通姦情事陸之禮因
疑姦逞兇勒死伊妻自應按律擬抵事關生死
出入未便率行咨結應令該撫悉心研究確情
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
高尼漢疏稱覆加研鞫據陸之禮將通姦原無

確據實因心疑有姦用繩背勒梁氏欲拉與虞永質對致梁氏氣閉身死情由供認不諱究詰至再堅供並無另有起釁致死別情亦非有心欲殺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例載非姦所獲姦將姦婦逼供而殺審無姦情確據者依毆妻至死論等語此案梁氏與虞永雖無逼姦確據弟梁氏與虞永戲謔互打爲陸之禮目見耳聞情形實有可疑陸之禮向梁氏究問姦情梁氏蹬地哭罵陸之禮用繩套住梁氏頸項拖至虞永

門首欲與虞永面質以致梁氏被勒氣閉斃命
正與逼供而殺之例相符誠如部駁自應按律
擬抵陸之禮應改依非姦所獲姦將姦婦逼供
而殺審無姦情確據依毆妻至死論例擬絞監
候虞永仍照原擬杖罪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陸之禮合依非姦所獲姦
將姦婦逼供而殺審無姦情確據依毆妻至死
論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餘應如該撫所題完
結等因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

泰

自陸之禮以擬應鑒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校長の部屋

卷七 疑難補遺

陸之禮

雲南司

一起爲稟報事曾有得川民殷從仁姦拐李氏毆
死本夫蕭天貴一案先據署理雲南巡撫印務
總督吳達書疏稱緣殷從仁係蕭天貴無服表
弟籍隸川省住居屏山縣之書樓鄉殷從仁向
在叙州駕船營生蕭天貴借妻李氏並繼父周
天祥搬與殷從仁之父殷維祚同居蕭天貴出
外傭工殷從仁由叙回家見李氏少艾獨處不
時調戲因未允從旋即夤夜持刀恐嚇挾制先

後成姦二次蕭天貴並未知情李氏因被殷從
仁兩次挾姦冀圖拒絕勸令伊夫蕭天貴遷居
丁木灣地方殷從仁屢往誘逃李氏堅拒不從
嗣殷維祚亦攜子移居旗屬永善縣地方殷從
仁淫心難遏于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到
丁木灣潛藏樹林至十二日傍晚適遇李氏山
歸殷從仁拉入林內嚇逼同回姦復次日蕭天
貴訪知殷從仁拐逃邀同張倫往尋于二十一
日在支子舖地方途遇殷從仁詢出情由殷從

仁願備盤馱送回囑勿聲張蕭天貴依允曰往
接收張倫訂定在店守候詎殷從仁引蕭天貴
抵家所許殷費無措誠恐報官罹罪頓萌殺機
卽于是夜乘蕭天貴同床睡熟輒取柴斧近床
乘月光射入看定蕭天貴脊脊先用斧背擊傷
蕭天貴起坐又被擊傷右肩刃傷鼻準撲跌下
床李氏驚起雙手捧住斧柄因被拉脫復行搶
奪亦被殷從仁用斧背打傷李氏右肩復用斧
背連毆蕭天貴右肱肘左後脇及左右後肋等

處立時殞命李氏頭痛下床抱住殷從仁喊叫
殷從仁告知爾夫已死嚇勿聲張李氏扶屍痛
哭殷從仁之父殷維祚並其弟殷從榮殷從富
聞聲趨問驚見蕭天貴被殺當將殷從仁吐罵
殷從仁回言抵觸殷維祚氣忿偕子殷從富避
開殷從仁旋脅伊弟殷從榮幫同移屍刨坑掩
埋滅跡回家將李氏拴藏屋後張倫查問蕭天
貴夫婦殷從仁答以昨日給錢歸去張倫因其
語言支吾逼令同往追尋殷從仁料難推卸勉

強同行殷維祚解放李氏先令自歸一面亦卽
率子殷從業殷從富良寨而逃李氏圖報夫讐
于二十六日行至川省屏邑大溪腦地方遇該
地鄉約王良臣備訴前情報經屏邑差提李氏
行至冒水孔黃果樹下正值張倫押令殷從仁
跟尋蕭天貴夫婦下落亦同至冒水孔地方李
氏瞥見殷從仁渡河喊知差役獲解屏邑起屍
驗訊嚴審供認不諱將殷從仁依律擬斬監候
照例刺字李氏依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律擬

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臣部議覆將殷從仁照例核覆其姦婦李氏雖據該撫疏稱合依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等語查李氏始則被嚇成姦繼因被脅隨逃迨伊夫被害之夜既奔奔喊救于前復又鳴鈞報官指獲兇犯于後俾夫寃得雪細閱供招該犯婦前後情節顯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例應止科姦罪未便率擬以致供罪不符應令該撫研審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續據雲南巡撫劉藻疏稱除斬犯殷從仁
八于本年秋審外李氏先被殷從仁持刀逼
姦勸夫遷避後被脅逼姦宿見殷從仁兇毆伊
夫卽奪斧喊救旋又鳴約報官指兇獲究夫寃
得雪是李氏一犯實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原
擬經首詢屬未傷將李氏改擬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氏合依軍民相姦者枷
號一箇月杖一百例應枷號一箇月杖一百係
犯姦婦人杖罪的決枷號收贖仍給氏翁周天

祥收領該撫既稱幫同移屍之殷從榮仍飭嚴
緝獲日另結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
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題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遵

旨議奏事軍機處交出浙江巡撫福崧審奏已革桐鄉縣知縣李成璜任聽漕書吳漢興等多收斛面分別擬罪一案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
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又內閣抄出同日奉

上諭福崧奏審擬桐鄉縣辦漕浮收之官吏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至案內已革漕書金德元於前

充漕書時得過浮收餘米包攬折色錢八百餘串
此次徵收漕米又恣憑該漕書吳漢興等稟明縣
官加收斛面分肥舞弊以致縣民錢徵書等糾眾
闕堂身罹重辟者三名雖係錢徵書等罪因自取
但此案實由該犯釀成卽以抵罪而論金德元亦
應照部中書辦衙役舞弊立正典刑以昭懲儆乃
福松僅將該犯擬發伊犁賞給厄魯特爲奴殊屬
輕縱豈明刑弼教之意乎除將金德元一犯交部
另行改擬外福松着傳旨申飭欽此欽遵於二十

四日抄山到部該臣等會議得據浙江巡撫
崧奏稱緣桐鄉縣額徵漕糧一切經收交兌向
係該縣簽點各房書吏分版承辦乾隆四十七
年應徵漕米叅令李成堦簽點吳漢興陸應麒
張慎金張禮廷王兆昌等承充漕書于十一月
二十七日開倉徵收詎吳漢興等以秋冬收割
之際雨水稍勤米多潮碎過斛量兌易于折耗
又值嚴禁漕弊難以獲利輒與已革漕書金德
元商謀該犯金德元恣意稟明縣官加收斛面

並令其醵引幫辦意圖分肥吳漢興等遂將兌
漕折耗緣由面稟該縣每石須收斛面二升以
備添補并以金德元熟諳漕務懇飭幫辦李成
璠聽信允准吳漢興等復私相商定每石又加
一二升希圖人已白開徵起至十二月十九日
止各廠共收米二萬四百四十六石零每廠收
米三千九百餘石至四千一百十餘石不等計
淨收米自七十餘石至一百十餘石不等共淨
收米五百石零旋因開漕滋事于十二月二十

日另令吏書接收其泮收之米各存本廩並弄
出倉茲據該叅令李成璠將知情浮收及泮書
吳漢興等私加圖利等情逐一供吐不諱並據
已革泮書金德元供認前于四十六年點充收
泮曾經浮收斛面包攬折收將多餘米石抵數
作完計折收錢文多寡不等共八已八百餘串
張泰之孫禹門亦供前充四十五年泮書時得
過泮收包攬折色錢文各四百餘串等情臣以
浙省近年泮弊甚重叅令李成璠旣任聽泮書

浮收斛面自屬通同舞弊牟利分肥據稱每石酌加二升備補折耗顯係避重就輕而該漕書等藉稱補耗竟敢稟明知縣公然浮收更必恣意多加借端勒索其所供每石私加一二升亦恐不止此數當經嚴行究詰據李成璠供到任甫及四月初次辦漕誠恐折耗賠累悞聽漕書酌加斛面實屬罪無可辭並非敢有心漁利漕書金德元亦堅供交代原有添補折耗往年漕弊本重上年奉飭嚴禁是以回明本縣每石多

收二升又因所餘無幾不能獲利商同趁勢私
加如遇馴良花戶或糧數本少每石即多收三
四升若糧多大戶及交米強梁者皆係按數交
納不肯加增現有開漕各犯可以質對豈敢再
有隱飾更下重罪等語加以刑嚇矢口不移臣
復密飭兩司遵委湖州府知府善泰杭州府理
事同知敷文秦密赴桐鄉縣調取收米底冊將
所收漕米已兌現存及浮多各數逐一確核盤
量據實具報去後茲據該員等稟稱李成璿任

內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開倉起至十二月十九日漕書吳漢興等撤換之日止按冊核計共收米二萬四百四十六石零分貯年共登大有等字號五版遵卽逐一核算按冊盤量除已經兌出及應存現貯之米不計外吳漢興經管年字號倉版計多米九十四石零陸應麒經管之字號倉版計多米一百五石零張慎金經管登字號倉版計多米一百五石零張禮廷經管年字號倉版計多米一百十四石零王兆昌經

管有字號君厥計多米七十九石零道共多出
米五百石今等情稟覆前來核與所供浮收米
數相符似無遁飾將李成瑞金德元等擬發伊
犁烏嚕木齊等處分別當差爲奴等因具

奏前來查例載各部院衙門書辦指稱部費招搖
撞騙干犯

國憲非尋常犯賊可比著發覺審實卽行處斬又
律載多收斛面在倉以所收附餘糧數坐贓論
如八已以監守自盜論又例載監守盜一百兩

以上至三自三十兩杖一百流二千里至六百六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至一千兩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金德元于前充漕書時包攬淨收計入已贓錢至八百餘串之多已屬舞弊藐法乃于革役後因值嚴禁漕弊復敢恣思潛書與漢興等稟官加收斛面計圖幫辦分肥以致錢徵書等糾眾鬧堂身置重辟在錢徵書固學由自作而罪坐所由實因金德元一人釀成誠如

聖訓將金德元擬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實屬輕縱
應將金德元改照各部院衙門書辦招搖撞騙
于犯

國憲審實處斬例請

旨卽行斬決以昭炯戒該撫奏稱叅命李成璫任聽
漕書浮收斛山應將各書私加之米通計全科
餘米雖現貯在倉應卽以入已論計浮收米共
五百石零照月報時價每石一兩八錢核算值
銀九百兩李成璫合依監守盜至一千兩例杖

二百流三千里事關收漕舞弊情罪較重應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示懲儆等語應如該撫所奏李成璠應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再該撫奏稱吳漢興淨收米九十四石陸應麒張慎金各淨收米一百五石張禮廷淨收米一百十四石王兆昌淨收米七十九石計銀均在三百三十兩以下合依監守盜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例各杖一百流二千里張秦之孫禹門于前充漕書時各得過淨收包攬折色錢四

百餘串折銀四百餘兩合依監守盜至六百六十兩例杖一三車二千五百里該犯等均係潛書膽敢通同滋弊照例擬流不足示懲吳漢興陸應麒張慎金張禮廷王兆昌張奉之孫禹門均應改發烏嚕木齊種地當差多收在倉米石變價充公金德元等前得折色錢文照追八官等語查吳漢興等均係潛書通同舞弊情罪較重僅擬發烏嚕木齊當差不足示儆應將吳漢興等七犯均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餘均應

如該撫所奏完結至失察漕書舞弊之該管各員應令該撫查取職名送部議處等因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本日

旨金德元著卽處斬餘著議欽此